約中載有明確及詳細條款，規定戰時對戰俘應有的待遇及對平民的保護，這些條款並由國際社會予以贊助。

一四二．聯合國自有史以來，第一次採取軍事行動，救小國於侵略。朝鮮境內的戰鬬現在已告停止，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實現和平，並且重建被破壞的朝鮮，以圖使戰爭的創痍，略見平復。加拿大痛恨戰爭，也深惜有作戰的必要。我們參加朝鮮戰爭，只有爲了履行我們對聯合國的義務，也因爲我們深信只有制止侵略國家的攻擊弱小國家，於必要時以武力制止侵略，所有各國人民纔能享受自由。

一四三．在各國從事戰爭時，不管其原來的動機如何，其當前的目的是摧毀敵方軍隊的生命，卽令因此而必然不可避免的摧毀非戰鬬人員生命，同時也要儘可能地有效及迅速摧毀敵方一切軍事器材及設備，卽令因此而必然不可避免地摧毀非軍事財產，亦所不惜。在現代戰爭中，結果是殺戮大批男女及兒童以及摧毀許多城市、村落、工廠及住宅。在戰爭結束以後，生存者的命運更慘，尤其是負傷殘廢及流亡離散的人，因爲他們時常只在寒冷、飢餓及痛苦中掙扎。

一四四．戰爭之可怕，非人所能形容。而在這些恐怖之外，還要利用仇恨，故意屠殺、殘害及虐待被俘的軍事人員或平民，對解除武裝的戰俘橫施提交大會報告書中所述的懲罰，無論我們怎樣逞着想像力、捫着良心也不能以任何軍事必要的理由來爲這種行爲辯護。當我們看到這種暴行時，實在不得不對之深惡痛絕。

一四五．我們痛恨戰爭及其一切特徵。我們現有的決議草案使我們注意到戰爭的一個最壞的特徵。我們在收到這種暴行的報告後，至少也應該表示關切。我們至少也應該譴責這種違反國際法及違反基本道德標準的行爲。我們至少也應該號召所有各國實現人類品德的基本標準，並尊重人格尊嚴及價值。這就有這個決議草案的目的。

一四六．本代表團希望我們結束這個辯論，並對犯有實施這種暴行因而違反人權罪的任何政府加以世界輿論的判決後，我們就應該把過去這一段可怕的歷史丟開，向前邁進，從事重建遭戰爭破壞的朝鮮的工作，從事建立和平的大業。

（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

A/PV 463

第四百六十三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印度)

A/PV.463

北朝鮮及中國共產黨軍隊對聯合國韓戰戰俘之暴行問題(續前)

〔議程項目七十四〕

副主席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就主席位。

一．Mr. VYSHINSKY（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當美國代表團向總務委員會提出要將其所謂北朝鮮軍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對美國及其他幾國戰俘所犯暴行的項目，列入本屆大會議程時，蘇聯代表團就指出它所說的這些暴行完全是硬造出來的，其中造謠誹謗，所舉事例，全屬無稽，像一九五一年 Colonel Hanley 的報告書一樣。

二．祇要稍爲知道一點經過的人都知道美國之要把這個項目列入第八屆會議程僅是一九五一年美國軍事集團探險工作的再演而已。當時美國軍事集團發表 Colonel Hanley 報告書的主要目的是在破壞正在板門店進行的停戰談判。第二個目的是對在韓美軍宣傳，抵制所謂聯合國軍中美國和其他各國士兵厭戰求和的普遍心理。General Ridgway 部屬 Colonel Welch 在他的報告書裏公開提到：General Van Fleet 認爲應該把共產黨拘押戰俘的殘酷情形大事宣傳，因爲，據他說，那個所謂聯合國軍的士氣和作戰精神，近來大爲衰落。Colonel Welch 調查了 Colonel Hanley 報告書刊行時的情況，認爲他的指摘，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三．主席，你是否確定我們已有了法定人數？如果會議尚未正式組成，我就不預備發言。

四．主席：法定人數爲三十一國，現在我們可以調查一下這裏有沒有三十一個代表團。

唱名後，有下列各國應到。

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利、中國、哥侖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比亞、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埃及、阿比西尼亞、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利比里亞、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祕魯、菲律賓、波蘭、蘇地亞拉伯、瑞典、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葉門、南斯拉夫。

五．主席：現在有四十六個代表團在此，所以我們可以照常開會。

六．Mr. VYSHINSKY（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謝謝，主席。

七．我們應該注意根據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紐約先鋒論壇報刊載美聯社的新聞，Colonel Hanley 說，他之所以發表那份報告，在使美國士兵不受共產黨良好待遇的甘言欺騙。所以他等於是攤明了牌在幹這下流的玩意。但是他這種煽惑的奸計並沒有成功，因爲 Colonel Hanley 在他上峯的慫慂之下，滿堆謊言，誰都可以看出，其被人察覺，是必然的事。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說五千五百名美國戰俘被殺是說謊。十一月十六日，把被殺的美俘增爲六，二七〇名，再加七千名南朝鮮戰俘和一百三十名聯軍戰俘是說謊。後來虛造有三千美國戰俘在開戰的頭幾個月，就爲北朝鮮人所殺，加上其他非朝鮮籍的死傷，約有六千附近，是說謊。他說兩百名美海軍陸戰隊受虐致死，也是說謊。他說在北朝鮮軍隊佔領南韓其間所殺平民達二五〇，〇〇〇人是說謊，因爲他自己同時就說過這種死傷的平民，從來不曾有過確數。

八．無怪爲了要這些謊言在報上看起來像樣——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Mr. Murray Schumach 的文章——並掩蓋 Colonel Hanley 所提數字之毫無根據，他們就故意散佈謠言說 Colonel Hanley 數字所根據的事證，是祕密的。

九．現在舊事重演，我們又聽到他們同樣的指摘了。這種指摘當它最初提出的時候，就爲 General Ridgway 自己的部屬指爲"荒謬無稽"——這是調查這件事情的 Colonel Welch 的話。美國之再提出這件最初由 Colonel Hanley 及其走狗揑造出來的荒唐無恥不攻自破的文件，當然非出偶然。這件事情的一個證明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關於美國陸軍部發表韓戰罪行處臨時紀實的一段新聞。該報對於這件事情的批評是值得鄭重注意的。我現在是引的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上的話，它說"發表這報告書的時間……與心理作戰專家所擬訂的計劃恰相符合。

一〇．心理戰爭的性質、目的與方法是人所共知的。心理戰爭計劃的準備對於北朝鮮軍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對待戰俘問題和停火談判的作用可以從 Colonel Hanley 一句有意義的話裏看出。這句話是從前說的但，是到現在還完全適用。他說：當時之開始討論戰爭罪行問題，對於朝鮮的和談是很有力量的。

一一．這些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我們的說法，所謂北朝鮮軍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所犯"暴行"之說，完全是一套荒謬絕倫的宣傳手法，可以說是一種有害於和平人道的嚴重罪行。

一二．因之我們就知道 Mr. Lodge 及這個策略的其他設計者昨天在這個講壇上〔第四六二次會議〕口口聲聲要尊重人格尊嚴價值，尊重國際法，堅持行爲必須文明而合乎人道，是何等的惡意虛僞與口是心非？

一三．Mr. Lodge 在他發言裏提到美國代表團所提印成聯合國文件 A/2563 中的材料。他叫它做紀錄材料，但是祇要一看此件的人就可以知道這並不能算是紀錄材料，幾乎與廢字紙沒有什麼兩樣。祇要稍一審察，即知道這些撰作的人，不但杜造，而且還杜造得潦草笨拙。Mr. Lodge 說，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一段話是改編過的"。事實上並不如此，聽說這個所謂紀實報告中"不相干的事情"都經從案卷中提出來銷毀掉了。而且就在該報告書裏說：對於已經遣返可能知道"暴行"情形的美國及南韓戰俘，已經有了一定的訊問計劃。凡此種種都證明他們在友祖與特別授意的"證人"的協助之下，是怎樣熱烈地在繼續其杜造文件與供證的慣技。

一四．Mr. Lodge 說這些供證都是事實亦屬不確。單看在韓聯合國軍發表的所謂紀實報告承認"不相干的事情"都經從案卷中提出銷毀，就可以知道這所謂調查的舞弊情形。消滅調查過程中的任何文件就等於直接僞造證據。所謂編訂紀錄，特別是把調查者認爲冗贅的部分取消之舉就等於改竄紀錄，是任何正當的調查工作所不容許的；我們祇能指這種舉動爲僞造證據。現在等待大會審查的調查結果就是這樣得來的。

Mrs. Pandit 就主席位。

一五．從這位聲名狼籍首創這個開釁妙計的 Colonel Hanley 洽調查員所訂的指示來看，也可以證實其證據是出於僞造的。報告書裏承認：他們特別想出了一種辦法，從戰俘方面取得資料，彙集起來以爲詆毀北朝鮮軍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根據，同時承認爲取得這種資料，主要的是向南朝鮮戰俘施用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壓力。又承認軍事調查員都須強迫聽取對於"行政程序與調查技術"問題的演講。所以這報告書證明他們爲了使美國軍事當局得到它所要的資料，一切都準備好了。

一六．無怪這報告書裏又要承認經過這種種手段之後，"有關資料"乃能從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的戰俘方面"搾取出來"。再說一遍有關資料乃得"搾取出來"。倘撰擬報告書的人，自己就承認一切資料都曾經調查員曲承上峯意旨並以編訂過的，所謂"不相干的事情"都已删去，有時候調查員還一逞己意加以改竄，我們怎麽能夠相信這些供證與敍述呢？但是所謂的資料，卻又都是這一些東西。試問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如何還能夠像 Mr. Lodge 那樣說這些文件都是實證呢？顯然這裏根本就談不上什麽事實。而且我們還應該補充的是：根據文件 A/2563 可知他們爲了要"搾取有關資料"——用紀實報告中的話來說——調查員就老用幾個特定的問題去套取他們所要得的答覆。例如某次士兵 Sutterfield，想對北韓的俘虜情形說幾句好話，他說戰俘們所得的待遇良好，病傷戰俘都能得到治療，調查員立刻就不高興起來，而且我們很明白的可以從他們對話的紀錄中看出，他還一再想法去引出他所想得的答復，等於暗示這位士兵，應該說什麽，怎麽說。

一七．文件 A/2563 裏的材料是杜造出來的。我們若將其細加研究卽知其中所舉的許多事例許多指摘大部分全是根據戰俘們爲了保全生命而作的招認。而且最初調查這些事件或事例的工作，是由南朝鮮警察擔任，他們所用方法之野蠻殘酷是舉世周知的。

一八．各位應該注意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英國每日鏡報登載的一篇漢城通訊員 Don Greenlees 的通訊。標題爲"制止暴行"。在這篇通訊中，他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有許多被拘的人，在南朝鮮警察局審問的時候，怎樣被拷打得不省人事，逼出調查員所要的那種口供。

一九．另據每日電訊晨報的特派通訊員說，南朝鮮當局所用的審問方法非常殘酷，他曾經目擊警察拷打俘虜。且據非朝鮮方面的正式可靠消息，他們還有使用比這個更殘酷的方法的證據。

二〇．在南朝鮮施行殘忍無道的戒嚴令的時候，他們對於稍有反對美軍行動嫌疑的人，都毫不猶豫的予以集體懲處，我們當然不能保證——事實上也斷然沒有——在調查的時候能夠循規蹈矩，維持最低限度的公正態度。事實具在，他們的審問是在毫無法紀強橫絕倫的情形下進行的。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不過還應該補充一點，就是：這所謂調查之中，含有許多嚴重的根本缺點和失檢之處，幫助了歪曲事實和揑造證據的工作。例如，死者的葬地及發現屍首的地點，都沒有登記。這樣我們當然就無法調查或辨明調查員所作的工作了。

二一．所以他們就很容易假造戰俘中死傷的數字。從美國代表團所拿出來的材料來看，卽知他們確是出於假造。這些數字都是逞調查員的興緻和需要，任意假造，或者可以說，在大多數的場合下，是根據了給他們命令的上峯意旨而假造的。同時他們又用周密的辦法四處"搜集"，——這是紀實報告中所用的字眼也就是製造他們當局所要的"事實"。這顯然就是報告書裏在講到重定宣傳戰爭罪行方針時所提種種安排的解釋。

二二．從報告書中片斷的觀察，我們可以對於所謂重定方針的目的，歸納出一個概念。據報告書說，其目的是在"整理"材料，就是說把它依調查的目的整理起來。同時他們還作了"特選戰俘重新審問"的安排，所謂重新審問並不是對所有有過口供的人，一律審問而祇限於幾個適於作僞證，說謊不變臉的"特選"戰俘。所有這些舉動都是要證明美國戰俘受到了野蠻的待遇。根據我方纔所說的心理作戰的計劃，這就是想藉僞造文件，以圖引起人民對於北朝鮮與中國的仇恨，使朝鮮的談判更趨艱難，不能和平解決。同時，他們還打算用這個整個事件，來增加國際局勢的緊張。這是它整個行動的眞正目的。這是一件有計劃的陰謀舉動。

二三．總觀文件 A/2563，我們可以找到確實的證據，證明整個事情都是一種挑釁行爲，不過爲冷戰中的一種插曲，其目的與冷戰並無二致。所有這些事實，這些安排，這些計劃以及其在調查所謂暴行時所用的種種方法，都不能輕易放過。這種種情形都表現美國代表團提出所謂材料，存心挑撥，我們不能視若無睹。

二四．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沒有一次他們所謂在朝鮮所作的調查是眞正由美國的軍事當局來做的。事實上，他們也並不想去調查。我方纔就已說過，他們的目的，絕不在此，他們並不想要眞正去找出眞相，他們祇想虛構事實，用以煽動對於敵人的敵視和仇恨，以便繼續推行其與和平、國際合作與友好相違的政策。

二五．在我們開始檢討文件 A/2563 中的材料——或者說其更重要的部分——以前，我覺得應該先作此初步觀察。

二六．讓我們現在先來檢討第六十七件事例，Mr. Lodge 昨天發言時開始也就提到這件事情。照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Mr. Lodge 的說法，這件事情的經過是：某步兵營的 Captain Brewer 與敵人作小接觸之後，與其駕駛員一起躲在路上壕溝裏。這個壕溝原就有了八九個美國士兵在內。隔了一會，他們就出來投降，爲北朝鮮的士兵看守起來。據他說，那些看守的人，不經警告就對那些降俘開起槍來，大打一陣。後來並且有人走到房裏，去踢那些俘虜，看他們是否都死了。第二天，北朝鮮人走了，美國兵重新又佔據了這塊陣地，據他們說，就在這間房裏找到並辨識了六名被殺美兵的屍體。Captain Brewer 和其他四人，則據他們自己說，因爲假裝已死而得生還，講出了這全部經過。據 Mr. Lodge 說，兇手是誰一直也沒有確定。

二七．各位試再看文件 A/2563 裏關於這件事情的材料，就可以看出有許多地方與此頗有出入。所以我們對 Mr. Lodge 所說的話就頗有加以糾正的必要。例如，Mr. Lodge 說："兇手是誰一直也沒有確定"。但是臨時紀實報告中明明說，他們抓到一位北朝鮮的上士，自認也曾開槍。所以 Mr. Lodge 所謂兇手一直沒有確定之說，就錯了。

二八．但是從這件事情還可以得出許多結論。如果這位北朝鮮的上士被美軍虜獲而承認參加殺人，我們當然就應該看一看他的審問紀錄。如果他確曾承認，則必然已經記錄在什麼地方；如果已經記錄在什麼地方，則一定可在紀錄文件裏找到。紀錄在那裏呢？在關於這件事情的材情裏，我們並沒有看到有訊問這位上士的紀錄，即其他爲此事而受到訊問者，如 Mr. Lodge 所提到的 Captain Brewer 與另一證人美國第七騎兵團勤務連的班長 Frederick Herrmann 的口供中，也沒有提到這位上士。

二九．而且，Mr. Lodge 所述這次槍殺美俘的情形也與 Captain Brewer 的口供不符。Captain Brewer 說，當他與他的夥伴被虜的時候，激烈射擊，業已迫近房子。

> "我們聽見"，Captain Brewer 說（我現在讀文件 A/2563）"不是我們的炮兵就是我們的坦克與一尊口徑五十的大炮攻到我們所在附近的山上，我們戰戰兢兢深恐自己的大炮會打中這所房子。"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紀載，我們決不能就此略過，或默然的把它當作一件毫不重要的事情。這表明他們說美國戰俘在屋子裏被殺的時候，房子周圍附近，槍林彈雨交戰非常激烈。戰火已打到了美國俘虜被禁的那個房子的山上。由這種情形所可推得的結論顯然與報告書裏所描寫的完全不同，然而 Mr. Lodge 卻不加思考，就這樣的來告訴我們。

三〇．讓我們再看一看，Brewer 還說了些什麼。Brewer 是個上尉，就是說是個受過教育的人；當然懂得他自己所說的是什麼。他說："然後，他們問我們，爲什麼我們的飛機要來炸他們"（指所有在那房子裏守衛的人和美國戰俘）。Captian Brewer 說北朝鮮的守兵問他們美國飛機爲什麼要來炸這美國俘虜與北朝鮮兵所在的房子。接着他又說："大約從五點半到六點的時候，外面還在繼續交戰，屋子裏的人走進走出，雜亂異常"。下面就突然轉到守兵們未經警告就槍殺戰俘的事情上去。根據紀錄，當時這些戰俘坐在屋子的周圍。大約是靠牆坐着。

三一．任何人祇要把材料仔細一讀，就知道了。雖然，仔細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這一堆將近二百頁的材料[1]，是在開始討論前兩天，纔發給我們的。

三二．我現在不得不略涉題外，因爲我實在不能對於這件事情不表示眞正的憤慨。像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所提的譴責這樣嚴重，不但譴責那些和策動整個陰謀者所代表的本國作戰的國家，而且還譴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乃竟在討論的前兩天纔把有關的材料發給各個代表團，而且還是用的一種外國語文豈不令人憤慨。——因爲有很多代表既不懂英文，又不懂法文，對於兩種工作語文都不通曉。我們祇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可以讀完這一大堆材料。這顯然是故意的——恕我直率——目的在使大會無法循常規弄清楚這許多文件。就在兩天的功夫，要我們去研究這二百頁的文件，又沒有一本本國語文的譯本，又要大會對這件事情作鄭重的討論：豈不是開玩笑嗎？整個事情簡直是一樁笑話，故意做得不讓大會對這件大事作應有的平心靜氣與客觀公正的考慮——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是不可能的。

三三．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眞正仔細的去研究這件事情，你一定看得很清楚：這整個所謂屠殺事件，幾乎是完全不近情理的。照它的說法，這件事情發生在一間小房間裏，在短距離要能逃過機關槍不斷的射擊，是一種奇蹟，但是那次卻能有五個人可以不死。不論在自然界或社會上，奇蹟是從來沒有的；然而在這裏，經他們的異想天開，一件近乎奇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而且要是他們的話還能相信那些守兵在事後還察驗過放槍以後的情形。例如，據一個被槍擊而生還的 Corporal Herrmann 說："我躺在桌子底下……後來覺得有一樣東西，在我頸子後面敲打，據我想這是一柄步槍的把子，他們用來看我究竟死去沒有"。

[1] 指油印的文件。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三四．在這種情形之下，想把整個事情說成北朝鮮守兵屠殺美國戰俘是非常可笑的。在這樣的屠殺之中，竟有半數被殺的人可獲生還——而且還有當時坐在桌子底下的人出來作證，豈不可笑。當然，這些都是細節而已，正像法國人所說的——我們做律師的卻懂得其是否正確——言之過詳，則令人難信。這句話用之於美國兩百頁無聊的"材料"，當然是合用的；然而他們卻還要我們相信它確是眞正的書證。如果我們想到：這件事情發生時正值屋子周圍機槍大炮激戰，又有美國飛機轟炸的時候，自然更其明白把這件事情之說成屠殺是完全荒謬的。這當然不是屠殺，而是完全虛構的幻想。

三五．無怪在臨時紀實報告中，可以找得出下面這樣的字句，各位自己都可以一字一字的去唸。我現在來引報告書作者對於這件爲他們相當重視並奉爲證據的事情，所說的話。

> "仔細研究證據之後，使我們對於這件事情之說得有無錯誤一點，甚表懷疑。因爲供詞與生還者的敍述之間，頗有出入。"

這不是我的話，而是做報告書者的話。他所說的就是 Captain Brewer 與 Frederick Herrmann 供詞之間的歧異。我現在不能多討論這件事情了，因爲它要很多時間纔說得完，不過我覺得應該儘量詳細的說一說，使你們都相信這件事不但虛假杜造，而且杜造得非常拙劣而失敗。

三六．紀實報告中明明提到有一位上士被虜，而且自認他參加屠殺而 Mr. Lodge 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字也不曾提到，反說一個兇手都沒有確定，實在不能不令人有所懷疑。Mr. Lodge 實在應該把他給我們的文件唸一遍就知道另外一頁上提到有一個兇手——北朝鮮的一位上士被虜，並自認曾參預這次罪行。

三七．那末報告書裏所稱供詞與生還者的陳述之間的歧異，表示什麼呢？其原因何在？沒有人想到要深究這個問題而解釋起來也確是一件非常爲難的事情。但是這究竟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爲我們在弄清事實以前是無法斷定調查員在調查的時候是否憑良心做的，也就無法斷定這件事究竟有多少可信之處。何況這件事情可以說是整篇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指摘，自然更其重要。

三八．第三，根據我方纔所的話，證明無論怎樣想法，都不能把這個文件叫做認證文件，所以我們應該檢討一下，究竟憑什麼理由可以把這個文件作爲認證文件。就是說這些死了的戰俘，是在美機轟炸他們被禁地點時喪命，或者是在 Captain Brewer 供詞中所稱機槍和大炮轟射中犧牲者，也都不是沒有可能。

三九．祇要對這件以及其他許多事件略一分析，卽知這些材料，毫不可信。所有這一類的文件，都是出於假作和杜造的。現在讓們來檢討一下其他的事例。

四〇．試拿第十六號的事例來看。紀實報告第四節中提到有一件事情，卽"第十六件事例，第三〇三號山地"，赤裸裸地說共產戰俘供認參加這一罪行。事情似乎很清楚：有幾個共產戰俘供認參加這一罪行，因而使人以爲這幾個戰俘是犯了罪以後而加承認的。但如果看一看文件 A/2563 中所述的該事經過，就會發現完全是兩回事情。那個文件裏說到美國哨兵抓到了兩個北朝鮮人金權迪、鄭明德，好像整個屠殺事件加罪的根據，也就在這兩個人。

四一．我們找出些什麼呢？這個文件裏說：當美俘被槍殺的時候，金權迪在場，鄭明德不但在場而且參加槍殺，是已經證明鑿實了。各位祇要自己去讀他們對這件事情所提的資料就知道了。但是同一文件 A/2563 又說——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看——兩個北朝鮮人都說"他們是北朝鮮的炊事兵，屠殺發生時並沒有在場"。但是就在這個文件中的前一段卻說：這兩個人不但在場，而且還參加行兇（至少有一個人參加），雖然我們明明聽到他們確切的說，他們當時是在廚房、飯廳——總之是在他們工作的地方，並不在場。他們既不在場，當然便無從參加。所以兩說之間，必有一說是假的。相反兩說，不能並存，他們不是第一次說了假話，就是第二次說了假話。既然這樣，我們就得研究一下，他們第一次爲什麼要說假話，以及第二次是否說的眞話。也許他們第一次是眞話，第二次才說假話。這應該由調查員去調查出來。如果處理這件事情的檢察人員眞有意思要老老實實憑良心去做，就應該把它弄個清楚。不過，如果他並無此意，則文件裏當然就始終找不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現在所有這些指摘的情形卻明明就是如此。這裏顯然有一個在調查的時候未曾予以解釋的矛盾。

四二．我們現在要在這裏來評判這件事情，義不容辭，應該去解釋並消除這一種矛盾。因爲一件建築在未經解釋的矛盾上的案子是沒有法律價值，不足爲證的。依此情形，這件事情就是欺詐。

四三．如果我們再看文件 A/2563 中所錄的供證，就發現我們所能找到的僅是金權迪的一番話。金權迪否認在槍殺發生時在場，聲明他當時不是在廚房，就是在收拾飯廳，總之並不在出事地點。現在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讓我們來檢討一下金權迪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些什麼呢？我得告訴你們，這個姓金的是一個非常可疑的角色。因爲據他自己承認，不但不知道他長官姓甚名誰，就連同隊中人的姓名，也一個都不知道。這是很不近情理的。試想一個士兵怎會不知道他隊伍中旁邊的人的姓名，怎會不知道他長官的姓名。但是金某自己承認他不認識長官，也不認識任何同隊中人。他說，這是因爲他剛剛編入該隊的緣故。但是無論怎樣時間短，他至少也得認識一個同隊或則至少應該認識他的長官。這是軍隊紀律中的一項基本要求。

四四．金某供稱，他這一連裏，連他自己在內一共有五十個人參加行兇。但是他第一次卻說，他是個北朝鮮軍隊裏的炊事兵並未參加槍殺，這怎能自圓其說呢？我們對於這種歧異將有什麼解釋？正式紀錄中對這件事情有一種說法。金權迪的話中把他們說他參與的那次槍殺情形說得非常詳細。但是所有這些材料中沒有一點紀錄或文件提到金權迪說他非但沒有參加而且也不曾看到的話。紀載他共犯供詞的紀錄中把這件事情的經過說得非常詳細，但是卻並沒有一處提到他的否認參與。這豈是情理之常？它之所以要受到僞造文件的指摘，當然是應該的，事實上這種作僞，也實在是太明顯了。

四五．我們再看與金某同時被虜的一個北朝鮮人鄭明德的供詞，也許可以對在這件事情再有更清楚一點的了解。但是鄭明德的供詞，卻也不在這些文件之中。好像鄭明德根本就沒有過這樣的人，至少是與這件事情毫無關係。但是既然這樣，則美國代表團的文件中，卻爲什麼又提到他？

四六．所以我們現在歸納下來的情形是這樣：兩個北朝鮮人被控一個是兩次供詞自相矛盾的金權迪，其中一次供詞，不見紀錄。另外一個見證人是金某提到的鄭明德；他也受到指控，但是我們的文件裏卻找不到他一點痕跡：既無供詞，又無紀錄，什麼都沒有。如果鄭明德確與金某同時被虜，我們就得問，爲什麼他就沒有供詞？沒有被問？從文件中看，他明明已經被拘，是可以加以訊問的。何以紀錄中就沒有這第二個見證人鄭明德對於這件事情的敍述，提到自己曾與其事？但是並沒有這種紀錄，文件裏也找不出有這些事情的痕跡。

四七．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臨時穿出了一個完全新的見證人，魏章瑾。如果我們再看這突如其來的證人的敍述，就知道他所說的八月十七日的情形與其他文件中所說的完全不同。例如金權迪說一連中有五十個人參加槍殺，魏章瑾說，祇有十九個人參加槍殺，後來他又說還有四個坦克手也參加槍殺。如果我們把這本文件通篇讀過，就會發現這是文件中提到坦克手的第一次。金權迪並沒有提到第三〇三號山地有什麼坦克或坦克手。第三〇三號山地應該就是他當時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他們所謂出事的地方。

四八．所以這個"調查"並沒有把這許多漏洞完全補上，整個事情顯然都是造出來的，而且造得雖然大膽，可是笨拙。

四九．現在我們再看第二十八號A事例，這也是 Mr. Lodge 提到過的。出事的地點是在大田。第一件我們所能看到的，乃是所說被害人數的不同。據紀實報告，約爲五千人至七千五百人，而文件 A/2563 則說被害軍民爲一千人至五千人。有一件案子指摘北朝鮮槍殺四十二名美國戰俘，關於那件指摘，我們在文件 A/2563 中讀到其中有兩人——Sergeant Weinel 和 Privats Ralph Peters—— 是第二天爲一個朝鮮人金洪基發現活着的。這件案子的文件也不完全，不見有金洪基的供詞。金洪基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纔發現他們的，卻沒有提。究竟他有沒有發現，發現時他們是個什麼樣子？我們都不知道。據說，金洪基是在第二天發現這兩個人被擊而未死的，但是卻又沒有金洪基的供詞。因之我們就不明白究竟這種說法是何所據而云然的。我們當然要問爲什麼沒有關於這件事情的紀錄和敍述。假使金洪基確實發現這兩個戰俘，於被擊之後，如此神奇的得以不死，他應該是這件事情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一定比其他的人更要詳盡的受到盤問。

五〇．但是像第十六號事例一樣——這簡直成了通例——突然出現了一個叫做宋洪萬的證人。在此以前，美國代表團所提的紀實報告和文件A/2563中都沒有提到過。究竟這宋洪萬是從何而來的，爲什麼過去，特別是在調查的時候就沒有聽到過他。在我看來，如果當時問他，則距事發之時尙近，不像現在這樣已經隔了一年半到兩年之久一定能夠對於這件事情弄得比較清楚。現在提出來的文件中並沒有說明何以一個北朝鮮的士兵，竟能在北朝鮮人由大田撤退以後，在該城的警察局裏出現。這樣說來，這個目擊暴行的宋某，雖是北朝鮮軍隊裏的一名士兵，但卻在北朝鮮軍隊撤出大田之時躲在後面，而後來在警察局出來作證的卻就是這個叛徒和內線。我希望大家注意這種情形。

五一．從文件裏對於這件事情所說的情形來看，我們可以相信宋洪萬早就參加了南朝鮮的警察了。他並不否認這一點，他也不否認曾與調查戰爭罪犯的隊長有過接洽。所以宋洪萬在這些調查中毫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無疑問的是一個內線，這個叛徒，可能是奉了命令由南朝鮮派去滲透到北朝鮮軍隊裏的，而現在竟又來出場作證。同時，我們也不能了解這件事情實際上祇有我方纔所說的兩個證人，何以他又能出來作證？所以毫無疑問，這件事情完全是揑造出來的。

五二．此外還有 Sergeant Weinel 的供證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有很多理由不能夠忽略他的供詞。

五三．第一，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所謂這些戰俘爲北朝鮮人所殺的時候，Weinel 正被拘在司令部，也就是這項流血事件發生的地方。據 Weinel自己說司令部戰俘所受的待遇非常良好。Weinel 兩次都聲明戰俘的待遇非常良好。的確，這裏的翻譯不是頂正確。我現在這裏所有的譯文是說非常良好——即使我們把非常二字取消，也還有良好二字。

五四．第二，Weinel 說當時美機的轟炸，非常激烈，掃射了美俘包括傷殘在內被拘的那座房子。

五五．第三，Weinel 供稱美機轟炸他和其他美俘被拘的那座監獄，其中有一些美俘是受了傷的。供詞中還說當時大田是在美國炮兵的猛烈攻擊之下。

五六．Weinel 供稱他目擊一批人被殺，他自己雖然受傷，但不知怎樣逃過了並沒有死。這一個供證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實上，很多同樣的情形都是非常不可能的：人經槍殺以後而並沒有死，結果又出來作證，詳述調查員對於某一件事所希望聽到的情形，而事實上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五七．在目前這件事情中，有一件非常明顯的事實而且也不能夠加以忽略的就是：儘管調查員怎樣想要 Weinel 供出他看到了在他前一批的人被槍殺，Weinel 回答說：

> "不過，我並沒有眞正看見他們被殺。我不敢動。不過我完全知道他們把他們丟在溝裏。"

但是他怎樣知道的呢？無論怎樣他並不需要說出他怎樣想法。證人所應該做的是說出他看見的什麼，沒有看見的什麼。證人並不是專家；他祇能敍述事實。講到事實，Weinel 說得非常確定，他祇看見有一批人當他的面前被人槍殺，除此之外，再無別的。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是當他供出他也是被槍殺的一批美國人中間的一個時，他說出那個開槍的人，並沒有穿着制服。Weinel 自己的話是"我們並沒有穿着制服"。他還說他們不知道他們屬於那一個部隊，從那裏來的。他甚至於說每三十人中祇有兩個人是有武器的。倘若如此，則他們顯然就不是軍隊中人，不是北朝鮮軍隊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部分。

五八．毫無疑問，這一件事也是揑造出來的。Weinel 先說他所受待遇良好——甚至於非常良好，後來卻又突如其來說出所謂槍殺之事。在戰事激烈，槍林彈雨之中，有此事件，那時死了的人當然是死於炸彈之下的。

五九．讓我們再來看第二十八號B事件，這也是關於大田的一件事。整個事件都是根據孟平和的供詞。他說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大田監獄參預槍殺警察與政治犯不下三百六十人。紀錄上說，孟平和自稱他可以領審問的人到執行槍殺的地點去看。依理猜想，這個審問的人就應該到那裏去弄清這件事實，然後寫一本報告書，派一個醫生檢驗團到那裏去。但是兩百頁的報告書裏卻沒有一處提到派醫驗屍，調查槍殺情形的話。也許，這一類的證據也並不是沒有。Mr. Lodge 說，如果所有的證據都提進來，可能要堆積如山。誠然，並不是一切材料都是必要的；如果都提出來了，我們可能要吃不消。但是至少那個最重要的材料，特別是那個指摘所根據的材料，應該提出來。我們不能祇說因爲材料太多所以不能完全提出。就舉出這樣一個理由，除提出含有未經證實毫無根據的指控的文件之外別無材料，是不對的。

六〇．目前所有的材料中，並沒有提到孟平和是否曾領他們去看執行槍殺的地點，也並沒有一點可以支持他供詞的證據。有意思的是他說他在橋下殺了一位姓名不詳的年輕人，因爲他不肯給他指路。第一，我們對於這個姓名不詳的年輕人的一切，一點都不知道。同時也不知道他與戰俘有什麼關係——是美國方面的，還是與美國一起干涉朝鮮事件的別國方面的。孟平和遇到這位年輕人後無端就把他殺了，那他一定是強盜土匪或甚至於是一個瘋子。可是在此地，他成了一個主要的證人。他說："我殺了一個姓名不詳的年輕人，因爲他沒有給我們指路"。也許他殺的是一個北朝鮮人。總之，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他自願領調查員到槍殺的地點，即是所謂那個年輕人被殺的地點去。這點紀錄中又沒有說出那些調查員有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孟平和先後兩次請調查員跟他去看暴行及實證所在的地方，可是那些調查員堅不肯去。

六一．不僅如是。孟平和似乎還殺過另外一個人。那是什麼時候呢？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美機轟炸水原的時候，據他自己說"我們看見一個姓名不詳的年輕人，拿着步槍，在向我們射擊"。豈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不無聊？當美機轟炸的時候竟突然從橋上出來了一個年輕人用步槍向他們自己的同胞射擊起來。據孟平和親口說，他射殺了這個人。盤問的時候，他又自告奮勇願意領調查員去看那個人埋葬的地方，但是從現有的材料中還是看不出究竟調查員有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六二．換句話說，孟平和殺了三次人，他三次要請調查員跟他去看殺人及證據所在的地點，而調查員三次都沒有肯去，僅僅把那位半瘋狂者——或者竟是個土匪——的話筆錄下來。這個土匪也許是在作弄調查員們，但很可能是像我昨天所說的，是受了賄而這樣說的。倘若眞是像孟平和說的，果有這樣一件事情，其與對戰俘所犯"暴行"究有什麼關係實在不可了解。事實上可以說是一點關係都沒有。在我看來，祇要稍有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我們對於這樣的證人，少說點也得要謹愼一點：對於這種不以客觀事實爲根據的供證，決不可信賴。

六三．不過孟平和並不是唯一的證人。還有一個應玉東說在大田被殺的人不下四千五百人。說句流行話，那個撰擬報告書的人立刻就"相應查照"。但是我們祇要看一看文件 A/2563 裏應玉東的供證，卽可以知其可笑。

六四．例如應玉東說，他們從大田監獄裏提出了一千五百人，送到幾英里外予以槍決。他說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卻能在屍體雜陳中逃過了。——又是一次神妙的逃脫。

六五．首先我希望提出下面這幾個問題。爲什麼要把這一千五百人從大田監獄裏送到幾英里以外。如果這些人眞被槍決，則照應玉東的說法這些死屍都是在槍決後驗過數過的又何以就沒有發覺了他？既然他自己說當時曾受了重傷——面部重傷，又何以再能夠看見這種種經過？他自己說，他與其他戰俘一起坐在山下，但是後來又說，他在槍殺開始的時候，滾下山去；他既然已經坐在山下，怎麼能再滾下去呢？請問這種前後矛盾的情形，如何解釋？這明明是瞎造出來的。——它還是調查僞證的知名醫生和科學家所用的資料。同時還有一點這位應玉東是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受傷的——據我們知道是傷在面部，怎麼又能在九月二十七日——兩天以後就上警察局去作證並自願領看美國與南朝鮮戰俘埋葬的地方呢？

六六．現在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應玉東眞正目擊這種種事實，然而他一面說這件事實發生在九月二十五日，一面卻又說自從六月二十七日以後他被扣在大田的監獄裏面不許離開，請問如何又能令人置信？六月二十七日他是在監獄裏，不能離開，然而卻能夠知道別地方所發生槍殺的情形。他面部受了重傷——傷勢之重應可揣想，然而卻能在兩天之後到警察局去。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這一定是甚麼奇蹟，事實上，整個事情就是一樁奇蹟。拿這種資料作爲正式的證據，簡直是一種對我們的常識的侮辱。我想他們一定當大家都是頭腦簡單、幼稚天眞、沒有常識的人。

六七．孟平和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執行槍決的時候，他本人在場。試想他還能到警察局去供認。既沒有人請他去也沒有人召他去。他自動的到警察那裏去說："各位，你們要一個進行槍決時在場的人。我就是，他們進行槍決的時候，我在那裏。我們殺了不下三百六十人，而且我可以告訴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不過任何調查員祇要稍有理性的就會得說："朋友，你怎麼會知道的，你不是在監獄中嗎？你既在監獄，既是在城裏逛了兩天，既受重傷，你怎會知道，又怎會在進行槍決時在場呢？你何以自己跟自己的腦袋開玩笑？是那個叫你這樣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這點，但是並沒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祇有一點是非常明白的，就是這個證人知道很多——這是非常可疑的。沒有一個正直的人會得相信這樣一個證人的。但是他卻非常夠得上僞造欺詐專家們的標準。

六八．這件案子整個都是根據像孟平和、應玉東這一類人所提出的證據的。

六九．紀實報告中說到有些戰俘是在墓園與地窖裏被殺的。但是文件 A/2563 裏有一段一位美國人 Captain Robert Shultice 的口供。他說：他在那裏找不到一個傳教士或美國人的屍體，據說那些人是在那裏被殺的。

七〇．這報告裏還說，在大田各處找出了不少屍體，有些已被丟入溝裏。Mr. Lodge 昨天也提到過這點。現在這位 Captain Shultice 供稱在警察局後面的墓園裏確有一條壕溝，而且——我們一會兒就可以知道——裏面也確有屍體。但是又據美國陸軍裏的 Captain Shultice 供稱這一條壕溝是用來當作防空洞用的。Mr. Lodge 卻故意裝作不知道這件事實，好像他並不知道 Captain Shultice 的口供裏有這樣的一段。他說"向天壕溝被用作執行槍決和埋葬的地點。Mr. Lodge 假裝他不知道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兩季大田被美國人殘忍的轟炸，千萬躲在壕溝裏的平民，都爲美國的炸彈所殺。

七一．當美國飛機殘暴轟炸的時候，紐約時報曾予紀載。我曾經在前兩天費了一番功夫去弄清這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件事實：這些轟炸確曾見於紐約時報。在北朝鮮軍隊撤退以後，大田之有許多屍體也是不足爲怪的，不過這些屍體都是爲美國炸彈所殺的罷了。讓我再告訴大會一聲，美國空襲是大規模的進行的。大田城在美國轟炸機 B-26 及戰鬬機 F-80 及 F-51 的浩刼之下，幾成廢墟。他們這種轟炸日以繼夜。例如，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至九日，B-26 機日夜連續轟炸大田四十八小時。大田是在這猛烈野蠻的轟炸之下，完全被摧毀了。新華社報紙的下面一段通訊是很有根據的：

> "大田是一個有二十萬人口的現代式的大城。現在差不多什麼都沒有了。但是美國飛機還是照樣來炸，野蠻殘酷，要使那地方變成草木無遺而後已。"

七二．美國代表團所提的文件對於這種美國空軍眞正兇暴的罪行卻一字都沒有提，昨天 Mr. Lodge 拉長了臉在這裏呼籲想打動我們仁慈之心的時候也沒有提到。

七三．Shultice 在他的口供裏說到據稱是在大田監獄裏發生的槍殺事件。但是好像他關於這件事情的資料都是根據一個不知姓名未受盤問的人告訴他的。他並不是說的他所看見的情形，因爲他對於這件事情根本就毫無所知。他自己說，是從路上遇見的人那裏知道的，路上遇見的人當然無從加以盤問。Shultice 消息的來源是兩個他所不相識的人：一個是南朝鮮的士兵，一個是南朝鮮的警察。根據 Shul ice 的口供，第一個證人的印象非常模糊混亂。第二個經他問話過的南朝鮮警察陳述了許多流血的事件；不過據 Captain Shultice 自己說，那警察認爲在大田坟場上殺死戰俘的不見得是北朝鮮的士兵。所謂這件事情的證據就盡在於此。Mr. Lodge 又怎能把它當作是支持對北朝鮮軍及中國人民軍挑釁毀謗，橫加譴責的主要證據呢？

七四．Mr. Lodge 同時舉出第三十二號事例以證明在舒川監獄裏燒死了不少戰俘。讓我們先來看文件 A/2563 中關於這一件事的材料。從這材料中看，好像找出的三十二個屍體中，有二十九具成了焦炭的死屍，是在監獄的外面，就是在附近各處。尋到的祇有三十二具成了焦炭的死屍，則他們又根據什麼理由可以相信有二百八十人死在監獄裏呢？可是這就是 Mr. Lodge 在這裏未經詳細分析隨便舉出的數字。

七五．而且據文件裏說，這個監獄是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被焚的，九月二十八日開放由被難者家屬來收屍。紀實報告中載有這個監獄被焚的情形，說是在它周圍先堆了許多木箱和引火物，浸足汽油再放火的。但是文件 A/2563 裏的材料，對於紀實報告中所描述的情形連提都不提。就是保安長尹甲道關於監獄被焚的供證中也沒有提到北朝鮮人在周圍堆了引火物後再放火。就是其他對這件事情作證的人也沒有提到。舒川警察林元順就一點也沒有提到監獄被北朝鮮人焚燒的事。第三個證人美國人 Colonel Ellis 也一點沒有提到。他祇說監獄被焚，但是那個燒的，在什麼情形之下燒的，卻不知道。所以他沒有說什麼。他還說除了監獄之外，另有旁邊的一幢房子，也燒掉了屋頂。爲什麼屋頂會燒掉。這並不是從裏面燒出來的，因爲並沒有從裏面燒出來的痕跡。明明也是從空中着火燒起來的。這件事就更像是這樣的了：舒川是在交戰地區並經美機作有計劃的轟炸，當然在空襲之下，監獄就很可能會被燒掉，結果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把野蠻轟炸的罪孽歸到北朝鮮軍隊的身上。

七六．我們可以從文件 A/2563 裏紀錄材料中所舉的所謂事例中儘量的分析下去。我在此已經提到過其他一些事例的欺詐性和煽動性。所以我想我現不需要再分析下去了。

七七．不過我想我還是不能不把有些事例說一說。例如，第一二五號事例，戰爭罪行處在說到整個槍決事件時說："此一事件之是否能夠稱爲暴行，似成疑問"。

七八．再者在第二十九號事例中很嚴重的報導說有兩個北朝鮮被俘的官員"自認"殺了兩千個所謂反對共產主義者。紀實報告中說經調查後約有八十人被殺。試想一個地方說八十人，一個地方說兩千人！讓我們再看看這次槍殺時生還者的供證。(我希望再要提醒諸位一聲，奇怪的是每次槍殺，至少總有一個人能夠生還；總有一個人逃脫以便事後可以出來成爲重要的證人。這一點也是可疑的。)根據這兩個生還者的供證，則根本連八十人也沒有，祇有十六個人，而且據這兩個人說，這十六個人是被暴徒打死的。這當然是一種罪行，但是難道是北朝鮮軍隊的罪行嗎？這與戰爭罪行有何關係？

七九．還有第九十號事例。這是關於三十六名政治犯如何被殺，以及兩名自認參預同犯的一件事情。但是下面這一種現象是很可耐人尋味的：這兩個人互控犯罪。如果他們兩人之一承認這種罪行確有其事，但是說自己沒有做，是另外一個人做的，而另外一個人也不承認這種罪行確有其事，不過說是第一個人做的。難道我們就可以說兩個人都承認犯了罪行嗎？他們並沒有承認，祇是互相傾陷而已。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八〇．Mr. Lodge 竭力要想把一九五〇年戰俘行軍時的死亡說成戰爭罪行。他說，雖是病傷戰俘也都得被迫在糧食很少、沒有醫藥救助的情形下步行前進。但是在美機不斷的轟炸之下，北朝鮮各個城鎮，均成廢墟，不論男女老少，病傷友敵都不能逃過，農田和糧倉也都爲美機所摧毀，戰俘們在行進中所受到的一點困苦，是免不了的。凡是看得見的東西，美國飛機都在摧毀。和平安樂的城市，也爲它付之一炬。醫院裏許多病者傷者也與醫院和醫院裏許多醫生及其他醫務人員在美國飛機所放的火焰中同歸於盡。他們這樣做了，卻還來怪人沒有足量的醫藥救助。醫生、護士和包傷人員都被殺了，醫藥器材都被毀壞，糧倉都被燒光，那還有什麼人可以來給予救助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再聽到美國代表這一種的指控，實在是再虛僞裝作也沒有了。

八一．在結束對美國代表團所提材料的分析以前，我想我用不着再來證明這些都是爲了一種罪惡的政治目的，單憑作假誑騙誹謗無中生有造出來的"事實"。祇要看這些造出來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同時它們暴露出美國統治階層的目的，是想寃枉英勇衞國的北朝鮮軍隊與救危濟急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便掩飾他們本身所犯的，連希特勒的野蠻都趕不上的殘酷、橫暴、和罪行。

八二．我們在北朝鮮軍隊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暴行問題一提出來的時候，就知道它是出於罪惡的政治考慮與眞正事實並無關係的。眞正的事實在美國反動派的計劃與意志之下犧牲了。美國的反動派很可能不但要維持而且增加目前國際的緊張局勢，他們毫無一點意思要求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八三．這種行動的冷酷與令人討厭從美國當局本身無恥地藐視一切關於保護戰俘的國際法規定和原則一點來看，就更其來得明顯。我們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在美國的戰俘營裏，對待北朝鮮與中國戰俘有很多毫無人道與眞正野蠻之處。常常美國軍隊在聯合國旗幟之下，還野蠻地毀滅了許多和平的城市和鄉鎮。

八四．這種事證有可從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派往南朝鮮代表團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給李承晚的信裏看出來。這封信是由國際紅十字會的兩個委員 de Reynier 與 Fred Bieri 簽名的。這封信說到漢城兩個監獄裏的情形，裏面說，他們發現有九千二百名戰俘受飢垂危。儘管肺癆、赤痢和流行性感冒，以及因營養不良而形成的慢性疾病非常多，還是一點都不能得到醫藥的料理。De Reynier 說，當他在某天上午參觀這些監獄的時候，親眼看到男女老少的屍體有五十具之多。據獄長與獄裏的醫生告訴他說單是因飢餓而死的，每天總要有一百人左右。這就是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在南朝鮮的供證。

八五．美聯社記者 Mr. Boyle 一九五〇年報導美機猛烈轟炸永同時的情形說：在黑暗中永同附近的山谷和村莊，都爲火光所包圍，其情景正與原子彈在長崎爆炸以後的相似。他還說永同在美國海陸軍飛機的瘋狂轟炸之下，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見長烟一縷，起自廢墟，其他的都成了一片丸礫。

八六．一九五〇年七月一位在大田——就是你方纔所說的大田——的合衆社記者報導：據南朝鮮的官方消息，當南朝鮮撤出漢城的時候，該方當局約殺了將近一百名的共產黨員。

八七．就在這次合衆社記者 Mr. Poats 報導他親眼看到有兩車滿載着跪着被南朝鮮警察打死了的人。警察們當着他的面把屍體摔下車來。他們指這些人爲"游擊隊員"。

八八．美聯社記者證實凡是他們以爲有敵兵潛伏的村莊都被付之一炬。據這位記者說，這樣放火的結果，屋子裏被燒死了的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

八九．又一合衆社記者據聯合國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報導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的一個星期中，漢城所殺的政治犯連婦孺在內有八百人之多：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南朝鮮的行刑隊在漢城北郊射死了五百七十八名政治犯。

九〇．芝加哥論壇報報導，因爲這種消息使美國軍事當局甚爲難堪，故已禁止透露——後來美軍司令部禁止這種新聞在報上刊載。

九一．根據不完全的資料，朝鮮人民軍爲美國及李承晚軍隊俘獲、殺傷、或弄成殘廢的計達十多萬人。據北朝鮮聯合民主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裏一個委員會的報導，凡是朝鮮人民軍的戰俘，常被用刺刀刺死，坦克車軋死，沸湯泡死，灌水淹死，打死，餓死，凍死。

九二．中國和朝鮮戰俘在濟州和巨濟島等各戰俘營中所受到的暴行性質，我告訴你，看看巨濟島上六千多名戰俘所送出來的呼籲，卽可知道。巨濟島戰俘營的管理者毫無緣故的向北朝鮮被俘的官兵濫用美軍的機槍、噴火器、及坦克，以洩他們的憤恨，所以每天有幾十名戰俘在鐵窗裏，在上述種種暴行之下，相繼死去。

九三．這是美軍奉了上峯命令對北朝鮮與中國戰俘所犯暴行的眞正事實。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九四．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曾經屢次向聯合國申訴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步驟，制止這種暴行。所以在一九五〇年八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向在安全理事會所作的申訴中〔S/1674〕提到許多美國韓軍隊所用的種種不人道的戰爭方法。裏面提到美國空軍在毫無軍事目標的不設防城市從事猛烈轟炸，炸毀學校和醫院。又提到對於和平居民的殺戮，有許多是在農田裏工作的農人。客車與客船都被轟擊。美國空軍這種野蠻的罪行甚致於要殃及在河邊洗衣的婦女，和在河裏洗浴的兒童。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S/1778/Rev.1〕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又要求安全理事會立刻採取步驟制止美軍這種暴行。但是所有這些申訴都是白費，眞也是聯合國的羞恥。

九五．後來幾年中，美國與李承晚屠夫的這種罪行，不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抗議，不管國際組織的干涉和抗議以及大部分民意與民主團體之一再主張要遵守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約，反而愈來愈加兇狠。從我方纔所舉的事例來看，可見美國軍隊故意在破壞海牙公約，把朝鮮的城鎮都化和廢墟。

九六．現在美、英、法、土、澳五國代表卻又來支持美國代表團對北朝鮮軍隊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惡意毀謗，在所提的決議草案裏提倡遵守一九二九年及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中他們所謂對待戰俘及戰爭時期保護平民的基本法律要求了。但是這五國代表團到現在再來提倡這些公約是有些太遲了，因爲三年以來，他們自己就已經參加了戰俘與平民的野蠻殺戮了。

九七．我們已經看到誰纔是眞正的違犯公約違犯國際法基本標準的暴行犯罪者；他們想以向大會提出現在這一類決議，對朝鮮及中國人民志願軍造謠毀謗來掩飾他們的行爲。這個決議草案中沒有一段是可以爲眞正愛好和平與自重的人士所採納及支持的；沒有一段是可以爲努力於國際合作及國際安全和平之鞏固者所贊成的。在我看來就是前文中的第二段與第三段也是不能爲我們所投票贊成的。這兩段中所提到的事——日內瓦公約——本來是無可異議的，然而它見於這個決定決議草案整個意義和性質的地方，就不能爲我們所贊成。這個決議草案等於是對北朝鮮軍隊、北朝鮮人民、以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種惡意的誣告，而且也是對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誣告。

九八．在這件事情上，大會不能夠而且也不應該成爲美國和有些國家反動勢力的工具。大會一定要拒絕這些反動派的請求，他們竭力想來阻止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破壞愛好和平國家減少或消除國際緊張局面、促進國際合作及各國安全和平方面的努力。

九九．美國之強迫大會討論他們所謂北朝鮮軍隊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破壞國際法原則標準這一問題，事實上就是在推行他防止國際局勢趨於鬆懈以便其可以儘量增加軍備，以爲第三次大戰準備的外交政策。這就是美國政府所以必須在現在蘇聯政府用各種方法和緩國際緊張局勢、解決國際未了問題的時候，在全體愛好和平人民主要利益相一致的發展過程中，樹下新的障礙。

一〇〇．這種情形可以從美國代表昨天早晨〔第四六一次會議〕的演詞中得到證明。美國代表毫不猶疑的在昨天的演辭中對蘇聯橫加毀謗。我對於這種毀謗當然是不能讓他就這樣過去的。

一〇一．Mr. Lodge 在提到我們對美國與佛朗哥間協議的批評時，竟敢說這種指摘出於一九三九年與希特勒訂立協定使其能放手對西歐作大規模侵略的國家代表之口，殊足令人詫異。Mr. Lodge 如此對蘇聯破口毀謗，說得客氣一點，即不說其對所談的事完全無知，也至少表示其所知甚鮮。事實告訴我們，希特勒侵略之所以能夠成功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完全全是由於美國的幫助希特勒造成了侵略的軍事與經濟基礎，武裝侵略者而起的。它對於現在的西德和 Adenauer 政府卻又是這樣。

一〇二．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美國沒有資供希特勒德國許多重工業，如果英法當時沒有退出集體安全體系而照蘇聯當時的主張與蘇聯聯合起來集體對抗德國的侵略，則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就早已失敗了。其所以不是如此完全是因爲美、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段時期中所採政策之不妥。希特勒之所以能夠發動歷時六年、死傷人民數百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責任完全應該歸於他們。

一〇三．至於一九三九年的蘇德協定，如果我們要眞正了解當時蘇聯外交政策中此項智舉的重大歷史意義，我們就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的眞正經過。事實是這樣的：蘇聯儘管想與英法兩國在平等的立場上，成立互助協定，抵禦侵略，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暗中在背後陰謀孤立蘇聯，使希特勒可以在進攻蘇聯的時候，不受英法的牽制。當時英國一面雖然也在與莫斯科進行談判，但暗中仍在與德國進行商談，且對英俄的談判不如其與希特勒的談判那樣重視。從英國的全部政策來看——當然我是說的一九三九年的英國——顯然可以知道英國的統治者是預備把波蘭交給希特勒的。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一〇四．在那種情形之下，蘇聯自然祇有兩條路可走。一則爲了自衞，接受德國建議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偸安一時，用爲加緊其抵抗侵略的準備；一則拒絕希特勒的建議，不訂互不侵犯協定，讓戰爭販子把蘇聯在最不利的環境之下捲入對德戰爭——因爲當時美、英、法的政策是要孤立蘇聯。Mr. Lodge 應該知道在那種情形之下，蘇聯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

一〇五．Mr. Lodge 顯然沒有想到，正因爲如此，蘇聯纔贏得時間，形成了一條抵禦希特勒侵略的東方防線——當然這是爲西方反蘇勢力所大大不快的。客觀而論，我們必須承認，就是當時的西方政治家中，也有明達之士可以懂得蘇聯這種政策的道理，而對於蘇聯政府所採的防禦措施，諸如建立東方防線之類表示讚賞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在當時還是海軍部長的邱吉爾說，在蘇聯政府這種措施與這種政策之下，納粹德國是不敢進攻的。他這句話，並不是偶然的。毫無疑問蘇聯於一九三九年八月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的時候知道德國遲早還是要向它進攻的。蘇聯必須爭取時間。結果蘇聯順利地運用了後來這一段時期，建立國防，抵禦侵略，到敵人眞正進攻的時候，它果能對侵略者予以擊逐，可見它所用的手段和政策是完全對的。

一〇六．蘇聯因此能夠打破已經深入到斯大林格勒城邊的希特勒的戰爭機構；因此而能夠打退希特勒的部隊，在柏林樹起勝利之旗，把歐洲及全體人類從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恐怖中解放出來。

一〇七．Mr. Lodge 在他昨天對蘇聯作毫無價值的攻擊時，信口開河，顯然已經忘記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一九四五年一月間，當英美在 Ardennes 受挫時蘇聯以一百五十師軍隊從波羅的海到裏海作全面反攻等事實。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邱吉爾致函斯大林，代表英國政府向蘇聯致謝並對蘇聯政府爲解除英美軍隊所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重圍而在東線所發動的偉大進展，表示慶賀。這次進軍的結果打破了德國在西方進取比利時與亞爾薩斯的冬季攻勢，給聯軍以反過來打擊德國的機會，然後，像當時大元帥斯大林對蘇聯軍隊命令中所說的：用紅軍在東方的攻勢配合聯軍在西方的攻勢。

一〇八．這是了解一九三九年蘇聯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到一九四五年戰勝德國之間一段經過的關鍵。

一〇九．我不能掩飾我對於美國代表這樣在這裏提到一九三九年的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實在有點汗顏。當我們想到訂約以後的許多事實，——所有開明的政治家對蘇聯爲共同反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採取的措施，都相當賞識——再聽到這一種話，實在覺得不大舒服。像 Mr. Lodge 昨天在這裏所說的話顯然與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般類型非常符合。在這種政策下的工作目的是與解除國際緊張局勢、加強國際合作毫無關係的。

一一〇．說到這裏，我又不得不再提到另外一件本來我所不想說的事情。

一一一．大家還記得，澳國代表悍然在對大會的演詞中對蘇聯偉大的建國者列寧，詆毀攻擊，指我們這位天才的導師說過：戰爭與殺人是有益於社會主義的。列寧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而且也決不會這樣說的。那一次我們暴露了澳大利亞代表的揑造與誣告。

一一二．現在，在屆會快要結束的時候 Mr. Lodge 又想寃枉我們偉大的斯大林，他說斯大林說過，恐怖是政府唯一決勝的手段。斯大林並沒有這樣說過而且也決不會這樣說的。任何受過教育的人，祇要懂得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斯大林發揚得如此完美的原則——都會得知道這一點事實的。不用說，他們之誣指我們兩位偉大導師說這些話，不但是誹謗，而且在公然歪曲所有進步人士都奉爲明燈的眞正科學理論——馬列主義。我們對於這種誹謗攻擊，祇能把它與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鞏固和平背道而馳的美國及其盟國的反動派政策，連成一起。

一一三．不過我們蘇聯人民深深的相信這種政策，終必失敗，和平勢力必定會克服戰爭勢力，使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人士及全體人類，受到利益。

一一四．Sir Percy SPENDER(澳大利亞)今天上午我們已經化了很多時間，在聽一篇演講，在我想來，凡是在尋求和平的人，聽了這篇演講都會感到悲痛的。我敢說這是所有在大會中發表的最不負責任最惡毒的一篇演講。使我感到最可惜的是蘇聯雖然口口聲聲向世界各國高唱和平，而當我們再聽蘇聯代表發言的時候，他雖然還是講到和平，但是從他發言的方法就已把所唱的高調一筆抹殺了。

一一五．如果蘇聯代表有意對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份紀錄作客觀的檢討，則我也許就能夠了解他了。如果有意逐案審查，然後再告訴大會所有這些指摘，都屬毫無根據故亦不必有所行動，則我也許也一樣了解他了。但是我對於對蘇聯集團以外的任何國家都在橫加指摘的一篇演講是不會了解的，而且我也一樣不能希望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會得對他寬容。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一一六．我們這輩負有謀取世界和平責任而在追求世界和平的人，化了這許多時間去聽這篇攻擊各國包括我本國的指摘，顯然就是因爲我們贊成了這個決議草案的緣故。這個決議草案在我看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可以做的最緩和的行動。因爲我們這樣做了，便召致了惡意誹謗被人說我們與其他國家故意在大會裏提出這樣的問題，以圖阻礙朝鮮的和平，使世界趨於不安，促進——這是我們的推想——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目的。

一一七．蘇聯代表居然能夠在這個講壇上說這種話，心理上的偏曲附會還能有止境嗎？我要告訴他一點，如果蘇聯代表眞正代表他的人民，如果他眞正在這裏表達蘇聯的和平志向，則上帝會保佑和平的；因爲我覺得蘇聯代表竟在大會這裏作這種論調是非常可痛的。不是 Mr. Vyshinsky 完全代表蘇聯政府發言，就是他所說的全是他本人自己擅作的主張，如果是前者，則世界和平的前途就非常渺茫，如果是後者，則他就是過於不負責任。兩者之間必有一眞，他可以自己選擇。

一一八．稍待，我想提出幾點意見，我希望不致對任何人有所指摘，我預備就蘇聯代表對報告書所作的幾點批評，略陳意見。我可以說，這就是使我們要提出這個決議草案的一份報告書。就事論事，——這是我希望大家所採的態度——這報告書裏所述的一切行動，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不管犯錯的人是誰，都是一樣。恕我要告訴 Mr. Vyshinsky 一句他所不願意說的話：如果在戰爭時期非爲戰事需要而有殘暴行爲，如果任何人有戰爭罪行，不管犯者是誰，我都預備在這個大會裏或別的地方加以譴責。

一一九．我不知道如果我在這次辯論中發表意見的時候開頭就提到幾點有關年輕人的意見，會不會有人以爲是與本題無涉。時局對於年輕人的影響很大，嚴格說起來，它常常能夠決定年輕人的生活，但是他們本身卻不能對時局起什麼作用。儘管他們帶有一點年輕人的然而很可原諒的諷世的態度，但是一遇戰爭，他們還是要靠着年長的人來給他們指導。他們要依賴着我們不把路走錯，以避免可怕的戰爭。如果戰爭眞的來了，他們又將依賴我們來矯正對他們所犯的戰爭罪行。我對這個問題所能夠說的多極了。我並不奇怪這些想法會給一些人包括蘇聯代表在內認爲是與本題無關。不過，我希望我對於爲我們作戰的年輕人的關心並不是完全與本題無關的。固然，這個報告書所透露的野蠻得不可言狀的種種事實僅是人對人的許多不人道行爲中的滄海一粟而已。誠然，懲罰主犯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不過難道因爲這樣我們就讀讀報告表示一點憎惡而罷手了嗎？我們難道就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和應該做的嗎？

一二〇．在政治生活，或者也可以說是外交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做到諷世的。"你有什麼辦法？這是生活中的事實。讓我們用幾個適當的決議案來解決他們，或者就不用決議案來把他們解決了；然後再接下去用一些適當的決議案去解決其他問題"。不過我希望我們不致流於這樣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希望我們能夠留出一點時間來充分討論我們各人在代表世界良心中所負的責任。那末我們的責任又是什麼呢？就戰爭來說，就是把戰爭中不人道的行爲減少到最低限度。對戰爭中殘酷野蠻以至於兇暴的行爲應加譴責，如果力量能及則應該加以制止。對於侮辱我們正當戰爭行爲觀念的人，對於手上染有並非爲戰爭必要的血腥的人，應該盡可能予以追究，一直追究到天涯地角，務使他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後已。如果目前不能追究則我們不但應該把我們對它這種行爲的深惡痛絕載諸紀錄而且應該聲明一等機會來到，一定要把那些負有行爲責任的人嚴加訊問。

一二一．在這點上，我希望在這個決議草案裏可以做到比我們原提案人在事實上所打算做的更多的工作。至少我們也應該通過這個決議草案。當然，一切戰爭，尤其是近代的戰爭，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像這報告書裏所說的對毫無防禦能力的男女濫施暴虐，卻完全是兩回事情。凡是讀了這報告書的人那一個不感到厭惡。在我說起來我祇能說，我對於這些年輕人生命上肉體上所受的痛苦實在放不開，好像 Mr. Vyshinsky 倒是很能夠看得過這些情形。當這次辯論中 Mr. Vyshinsky 在陳述理由的時候，面部浮現微笑的表情似乎對於這種譴責感有一種奇特的高興。在我看來實在是奇特之至。但是那些受難者的悲號之狀，猶在我們耳目。我們除了空言之外，還預備也許還能夠做些什麼呢？

一二二．幾百年來人類一直根據了行爲守則在調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初是從家庭開始，然後及於社會、國家以至於世界。這樣世界上的人纔有秩序和品德。這是人類關係所本道德的要素。當然人類對於這些道德標準，也有暫時或局部不遵守的地方。因爲人類的天性，如果不加矯揉總是求好去惡、求仁去殘、求和厭戰的。整個說起來，人類都是厭惡戰爭，希望避免戰爭的。我們對於國際關係，或說得正確些，國際感情，還未能約束到使戰爭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人類已經比他自己所敢意想的來得接近目標。如果我們對於行爲善惡有一個相當的標準，對於人類本性，相當尊重，人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與人間都有相尊而不相妬的決心，則我們自會更接近於這個目標。

一二三．今日世界之企望並努力於裁軍工作，便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方面。但是在此強者不仁弱者有被消滅危險的時候，又怎能進行裁軍呢？人類之有意於人格之解釋、調節或尊重，由世界人權宣言及憲章本身，就可以看出。但是在迫害人民，甚至於像最近在波蘭所發生的囚禁 Cardinal Wyszynski 迫害宗教信仰事件司空見慣的時候，我們又怎樣相信這些權利會受到尊重呢？如果人類依自擇方式尊禮上帝的權利，不受尊重，如果崇拜的自由，不受我們在此地所代表的人的尊重，如果天人之間自由與神聖的關係都要像 Cardinal Wyszynski 案這樣受到政府的規定，則善惡與道德標準之極度低落，屈居於共產主義者一手造成以對上帝與宗教的全能政府之下，又何足爲奇？

一二四．人類之要認清並懲罰戰爭罪犯也是其要改善世界的又一例證。但是當我們遇到了現在所討論的這種情勢，我們又怎能對於全世界接受道德與善惡標準一事，寄予太深的期望呢？

一二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就想規定戰爭罪行的意義，並對與戰爭毀壞不一定有關的暴行應負責任的人加以懲處。但是許多法律上的考慮，使這種企圖，受到阻礙，例如一個人有遵行上峯命令的責任，一個國家的執政人員之所作所爲，應由該國的元首負責等種種情形。經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以後，我們不再顧慮這些法律上的障礙了，在紐倫堡與東京審理戰爭罪犯的時候，我們親眼看到這方面的國際法建立起來了。

一二六．上次大戰以後，盟國之決定要這樣去做，不但是一般歷史的演進，而且是斯大林元帥、邱吉爾首相、羅斯福總統在莫斯科宣言中聯合聲明的結果。他們的話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不過還是值得再說一說。經過今天早晨 Mr. Vyshinsky 這一番表演之後，就爲他誣指別人犯罪時無意加以調查及無意支持斯大林當時的聲明等種種原因，也值得重述一遍。以下就是這三位世界領袖所說的話。

> "讓那些以前沒有在手上染有無辜血腥的人小心，不要自陷於罪因爲我們三個盟國一定會對那些犯了罪的追究到底，使他們受到檢舉，以求正義之伸張。"

我們倒是希望今天早晨 Mr. Vyshinsky 的談話中對於正義和權利也會流露出一樣的熱情。

一二七．我現在並希望請大會注意在紐倫堡審理中美國首席法官 Mr. Joseph B. Keenan 的話。這段話已經美國政府轉載在臨時紀實報告中。裏面說：

> "但是起訴人並不是不知道懲罰被告的目標，比起審判的廣大目的，如促進和平與國際法的準確觀念來，是相當的不重要。"

在我看來，這個報告書本身把這些發展對於現在這些問題的關係也說得非常正確：

> "這些審判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國際法體系，防止有意發動侵略戰爭或犯暴行的人。朝鮮事件的情形，亦甚彷彿，正是我們根據已定的法律先例以繼續建立促進人道行爲及維持和平的機會。"

一二八．從報告書裏所敍的背景中明白的顯出聯合國軍司令部是怎樣在把朝鮮所發生的暴行調查鑿實。根據他們所定的方法以及中朝軍隊員兵的自白，以及美國陸軍軍法部戰俘處的詳細調查，大體上這件有初步證據的案子已經成立，證實在朝鮮確有暴行發生。詳細的情形也許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但是整個說起來，一件有初步證據的案子則已經在我們的面前了。

一二九．我希望所有的代表都已經讀過這本報告書。從裏面可以看出他們對待戰俘以及無辜平民的一般情形。這些案子的詳細情形實在是太令人厭惡了。讀過的人可以說沒有不憤慨的。強迫行軍，風餐露宿、缺乏用水、食料、衣服以及種種兇暴的行爲，在報告書裏，在在皆是。如果戰俘的健康情形有一點妨礙敵人進軍的時候，照例就是槍決。我特別要提請各位代表注意臨時紀實報告第二十二頁的關於順川墜道大屠殺一段和第二十四頁關於以戰俘來練習刺刀的一段。

一三〇．澳大利亞所聯合參加提出的決議草案從目前這些事實上來看，是非常溫和的。我覺得這可以反映我們還有一種希望，就是我們希望在朝鮮所表演的種種事實僅是人類追求國際道德過程中的一時錯亂而已。我相信這是我們在竭力達到我方纔所說的一套有拘束力的道德與是非的國際標準的一種表現。除了也許還不夠激烈之外，我眞看不出何以還會有人反對。裏面也沒有怪什麼人，並且還設法不舊事重提，以免重開老的創口，掀起國際間的仇恨猜忌。澳大利亞既然是提出這個決議草案的一國，自然知道其目的之所在。我們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種措辭，從表面上看起來，不至於使人看了不快。但是在這次辯論中我們卻受了人家一大篇的辱罵，因爲澳大利亞是預備把他提出來的一個國家。以今天早晨的情形而論，我祇有覺得這個決議草案還是不夠激烈。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一三一．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幾點意見。Mr. Vyshinsky 是在表演一套裁判律師所常有的態度和手法——我說這話是我自己也有一點經驗的。紀錄、檢討，然後再指出其矛盾之處，這對律師說起來是非常容易的事，像 Mr. Vyshinsky 這樣具有偉大爭辯能力的人自然更不用談。這種辦法，自有法律以來，就已有人用過。一指出矛盾之後，就說"這件事情不值得考慮把它置之一旁"或者說"其中毫無矛盾之處，所以一定是假造的，因爲它太沒有漏洞了"。所以無論怎樣他都可以說。所以我對於這個報告，覺得它既是人寫出來的，自然會有矛盾之處。就是沒有 Mr. Vyshinsky 的幫忙，我自己也找得出來。但是他在其中舉出了幾件案子之後，就想肯定在我們的紀錄中並沒有一件案子要我們來加以調查。

一三二．這決議草案的正文裏要求些什麼呢？它對於報告書以及北朝鮮與中國共產黨軍隊屢次對在韓聯合國軍司令部統率下的英勇士兵與朝鮮平民施予暴行的情報，極爲"關懷"。須知這裏面並沒有什麼肯定的結論。他祇表示對於這些報告和情報的關懷而已。現在，就是照 Mr. Vyshinsky 的說法，也還是有報告有情報的。用無論那一種目光來看，這些字眼都是非常中性的。但是 Mr. Vyshinsky 的辦法是舉出兩三件事情，然後就來告訴我們："照我對它們的批評，我可以告訴你這本報告是一點也不值得加以理會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要我們極有關懷的。所有他早晨這些作爲都是要使我們不去注意那些顯然需要我們詳加調查與檢討的案件，也就是我相信很可能證明爲極端殘暴的案件。

一三三．我的確覺得 Mr. Vyshinsky 沒有看一些照片，我希望他能夠看看，同時也希望大會各位都能夠看看。如果那個看一看臨時紀實報告背後的這幾張照片，則這兩個大前提中必有一個是正確的。不是這些照片是假的，就是這些照片是眞的。如果照片是假的一定有一個下流的國際陰謀在把這件案子提到大會裏來，但是 Mr. Vyshinsky 自己也知道並無此事。如果它是眞的，則 Mr. Vyshinsky 不是在爲他的偉大國家說，這報告書並沒有要使人關懷之處嗎？

一三四．我現在請大會會員翻到臨時紀實報告的第六十一頁，上面有一張照片，標題是"第三〇三號山地，三十四名被殺者殘骸，運抵收容站認屍時之情形"。在這張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是雙手背縛，明明是被槍殺或用其他方法弄死的。

一三五．我要告訴 Mr. Vyshinsky，如果這張照片不是假造的——我想他也不會說這是假造的，因爲各位代表都不會相信他的——難道這一張照片會使他無所感於中嗎？我現在且把這件事情經過的敍述讀一讀——即朝鮮戰爭罪行第十六件，載在臨時紀實報告的第二十頁上，裏面說："兩天裏，他們都是白天躲在山谷裏，晚上被迫出來行軍……"我要告訴大會這並不是一件已經完全證實了的敍述，它是一種敍述從表面上看已值得我們加以關懷。報告書說：

> "突然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北朝鮮守兵無端向這些被綁了的戰俘，開槍射擊然後離去。
>
> "在這次殺戮中他們殺了三十四名美國兵。不過其中有四名得告生還，就在當天經聯合國的巡邏兵救出，同時他們也把屍體尋出，照了相，抓住兩個敵兵。然後就得到了他們的招供。

一三六．我已經說過，我並不是說一定要把我方纔讀的一段作爲眞相或是完全證實了的事實。如果看一看我們提出來的決議草案，就知道它的目的是在避免作任何結論。我們所可以說的，祇是我們已經有了關於這些事情的情報，已經有了這份慘痛文件，並有臨時紀實報告第六十一頁至第六十五頁的這些照片以爲支持，每一張照片上都有人正當他年紀很輕的時候，兩臂背縛的被人殺了。——在六十一頁上的一張有很多這樣的人。然而 Mr. Vyshinsky 還說"並無什麼可以令人關懷之處。我們現在的這些文件都是假造的。所有這些都是對北朝鮮英勇士兵的惡毒陰謀。我想請問大會"這種說法還能偏袒到什麼地步"？

一三七．我想再講一件臨時紀實報告書裏的事情。關於這件事情的照片見於報告書第七十四頁圖 H。事情的經過見報告書第三十頁，即朝鮮戰爭罪行第一六七〇號。從那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中尉的供詞——我再要聲明我也並不是說這篇供詞裏面字字都是眞實的，我祇是說，從表面上看起來，應爲任何文明的人所關懷：

> "其中有一位人，沒有了頭。好像是被壓碎或打掉的，血跡斑斑滿地皆是。兩腿在膝蓋與踝骨之間被斬斷了，好像是被一種非常遲鈍的傢伙打斷的。沒有一點地方可以認出他是什麼人。我想找出些頸牌、衣服標識、薄帶標識、鞋子、名牌和扣袋裏的東西，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
> "另外一個美國兵則眼珠都被挖出來了，眼眶裏什麼都沒有，祇是兩個大洞。全身都被刺刀刺傷，腿的上段完全刺開，骨頭也已經露出來。但是也沒有可以認出他是誰的記號。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一三八．我想請各位代表看一看報告書第七十四頁的一張照片。如果這張照片，不是出於假造。我眞想不出那一個看到了這照片裏的殘暴情形，會不有大驚失色之感。這張照片下面所註的字是：

"把守美國炮兵觀測所一韓兵被殺後之情形。頭被軋成了肉漿，右前臂被一遲鈍的兇器所打斷，兩腿被刺刀剝開。……"

此外還有許多不能言的傷處。

一三九．讓我們再看另外一件事例，朝鮮戰爭罪行第二十八號。其照片在臨時紀實報告的第七十七頁及第七十八頁上。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用挖泥機挖成的一個沒有蓋好的墓窟裏，屍體橫陳。第七十七頁上我們看到有些屍體兩手背縛着。但是 Mr. Vyshinsky 還是代表他這偉大的國家要說："這是無庸我們關懷的"。

一四〇．我不再想說下去。我們儘可以詳詳細細的推究下去，不過我不想再躭擱大會的時間了。我祇想說：照控訴所說，照所提出的照片來看，大會有那一位還可以從良心上說，不需要我們對於這報告書及我們所得的情報，表示深深的關懷呢？

一四一．我猜想 Mr. Vyshinsky 是要投票反對這個決議草案的全案，包括下面這一段正文的。

"二．對於謀殺、殘害及虐待被俘軍人與平民或犯其他暴行之政府或當局一律予以譴責，因此種行爲破壞國際法之原則，違反人類品德之基本標準，有損人權及人格尊嚴與價值。"

我要請 Mr. Vyshinsky 告訴我們，告訴世界，他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我方纔所讀的一段決議草案。

一四二．我相信大會現在的這個決議草案可以表示聯合國承認全人類的良心對於這報告書裏所說的種種惡毒行爲甚爲反感，同時也表示我們對於這種種經過十分躭心，深切盼望其不要重演。但是我們決不能以通過這溫和的決議草案爲已足。我們應該用大家在這裏所說的話，紀錄起來，以表示我們決不就此了事，時時警覺以待審問這些負此種禽獸罪行首要責任者的機會來到，以免後世人類說我們對樣一頁駭人聽聞的人類歷史，竟能在冷眼裏袖手不管。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四百六十四次全體會議

A/PV 464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印度）

A/PV.464

北朝鮮及中國共產黨軍隊對聯合國韓戰戰俘之暴行問題（續前）

〔議程項目七十四〕

副主席 *Sir Gladwyn Jebb*（英聯王國）就主席位。

一．陳先生（中國）：本代表團見中共及北朝鮮政權對聯合國韓戰戰俘所犯暴行問題終於聯合國大會提出，深以爲慰。

二．關於這個議程項目，美國代表團業已分發有關的文件資料。此項資料祇是擇要、節述及典型案件。美國代表昨日〔第四六二次會議〕指出"本文件所載資料僅屬全部暴行證據之極小部份"。美國代表說全部檔案高達二十尺，隨時可供查考。

三．審查當前的證據可見中共與北朝鮮統治者於朝鮮實行侵略戰爭之時對聯合國與大韓民國被俘將士施以最野蠻的待遇。軍人與平民被槍殺、刺死、餓斃或任其忍受酷寒、疾病直至無力支持倒斃而後已。證據中敍述死亡行軍有八十一次之多，每次均在隆冬酷寒之時出發，據計倒斃路旁或死於集中營之戰俘不下一九四〇人。此外，證據中並述及數萬平民因政治關係大批被殺情形。

四．這些暴行實例累積起來是對中共和北朝鮮政府的指控。從這些案件可見主動暴行者恣意妄爲對於國際公法所有概念及人性盡皆不顧。共方的行爲是利用集體屠殺爲遂行其政策的手段。這是一種獸行的政策，其目的在恐嚇敵人使其屈服。從文件資料中的統計數字，足見共方所施暴行，絕不問犧牲者的國籍或種族爲何，並不是某一種集團對付另一種族集團的行動，這些暴行純粹係出於政治動機，在文件資料中，可見暴行下的犧牲者有比利時、土耳其、朝鮮、英聯王國及美國籍公民。大韓民國軍人與平民與美、英、土耳其及比利時軍人同受朝中共產黨屠殺。朝鮮共產黨所犯暴行較中共爲多，並不因爲後者較有人性。祇是因爲中共參加朝鮮戰爭遲了幾個月。中共一加入侵略戰爭以後其殘酷程度及所犯暴行次數在比例上殊不次於其北朝鮮夥伴。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